

第四单元读书群第三期线上活动之 陈霞委员讲读内容

9月2日晚七时，“和全国政协委员一起读书”活动第四单元读书群举行线上讲读分享活动，本次活动邀请到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陈霞老师对《老子》进行讲读。讲读结束后，群内读者积极发言并向陈委员提出各自的疑惑，陈委员做了耐心解答。陈霞委员讲读内容具体如下：

本群最近一直在阅读《老子》。虽说这本书只有短短五千言，但总觉得它有无穷的魅力，召唤着人们进入它的思想世界。这本小书可以说得到古今中外人们的喜爱，其原因还是其思想本身的力量。

《老子》这本书不仅中国人喜欢，国外也有不少译本。现有手稿或已出版的英文（553种）、德文（298种）、韩文（101种）、西班牙文（95种）、法文（91种）、日文（62种）、荷兰文（58种）、意大利文（57种）、俄文（69种）。这是目前最新的统计。全球95%以上识字人口均可通过母语阅读《老子》。由此可见其受到喜爱的程度。当我们每次阅读它的时候，我们就和老子在进行跨时空的对话，古老的经典依然在参与现代的对话。《老子》本身就不是一个意义已经封闭了的文本，它一直敞开着它自己，这才是经典真正的生命力。

高度的抽象性、思辨性、哲学性是《老子》文本的一个突出特点。进入《老子》文本，我想大家一定都能体会到《老子》文本高度的思辨性，书里面没有故事、没有对话、没有情节，一上来就是高度抽象的理论问题。关于理解《老子》的难度，我想提一下与老子同时期的

孔子见到老子时的评论，这段评论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和儒家经典《孔子家语》里提到过。孔子、老子作为深刻影响中国思想文化、政治、社会生活的伟大哲人，他们俩见过面，“孔子适周，将问礼于老子”，见面后孔子感叹：“鸟，吾知其能飞；鱼，吾知其能游；兽，吾知其能走。……至于龙，吾不能知，其乘风云而上天。吾今日见老子，其犹龙邪！”老子给孔子的印象是像龙一样云遮雾罩、高深莫测。博学的孔子见到老子后居然产生了这样的感叹。所以《老子》难懂有来有自。

我们看到整本《老子》五千言丝毫不涉及具体的人物和事件，不针对特定地域和时期，无人名、地名、国家名、无对话、没有一个具体的事件，整本《老子》的思辨水平都保持在高位上，文风一致、思想连贯、抽象凝练、言简义赅，集哲学的深邃与文学的优美于一体，这在中国先秦古籍中是绝无仅有的。理解其思想的思辨性、抽象性和概括性能够培养我们进行哲学思考的能力和习惯，拓展我们思维的边界。《老子》的思想使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跃上了形而上学的台阶。就以《老子》文本中的“无”来具体说明我提到的其哲学性这个特点吧。

关于“无”和“有”，第一是第一章的“无，名万物之始；有，名万物之母。故常无，欲以观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观其徼。此两者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。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”。第二是第二章的“有无相生”，“有无相生”表明“有”、“无”是对立统一的，是“道”的两个方面。“无”和“有”是相对立而存在、相比较而被认识的。第三是《老子》

第十一章：“三十辐，共一毂，当其无，有车之用。埴埴以为器，当其无，有器之用。凿户牖以为室，当其无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”第四是第四十章的“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”

很多哲学流派一般都以存在、以“有”为对象，而老子却把“无”作为对象，从“有”中看到“无”。“无”作为哲学概念的提出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，对“无”的强调是道家最有特色的思想。“无”是生活中经常遇到的现实，人们总会问什么东西是“有”还是“无”，它“在”还是“不在”，而老子却把“无”抽象到概念的高度。“无”是对“道”的“无状之状”、“无象之象”的一种抽象，是对我们不能把握的本原、本始状态的“道”的一个规定。用“无”来规定“道”所具有的无限性和广袤性，就可以把作为世界本原的“道”与有形的、具体的物相区别。万有千变万化、有形有象、有生有灭，为此则不能为彼，它们都只有一种可能和表现，不足以成为本体。“无”没有任何具体的规定，有无限的可能性，才堪称万有的根本，是一切物质现象赖以生存的根据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无”比“有”更接近于“道”；“道”的逻辑是从“无”推演出“有”。

在道家的逻辑演绎中，“无”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意义。按逻辑的顺向发展，展开的是“有”的多样形态，是一本万殊的分化和外化；朝逆向发展，从多样的“有”向简单的“有”接近，并趋近于“无”，则是“无”的展示，是万殊归一的整合、内化。从“一”到“万物”，是“有”的展开；从复杂到简单则是“无”的回归，是从逻辑的后项走向前项；“无”不是消极意义上的空无，老子认为“有”之所以能

显示出其作用，主要在于“无”的存在。由于认为“无”先于“有”，道家进一步提倡“无名”、“无为”、“无知”、“无欲”、“无功”、“无事”、“无心”、“无亲”等。由于认为“无”先于“有”，道家进一步提倡“无名”、“无为”、“无知”、“无欲”、“无功”、“无事”、“无心”、“无亲”等。最有名的就是“道常无为而无不为”（《老子》第37章）。道家认为，以“无”的原则去“为”，以自然的、逐步的、温和的风格去“为”，最终将取得“事少而功多”的效果。

从认识论上看，因“万物”推出“有”，又从“有”推到“无”，是将认识的对象追溯、推进到人们日常所能感知的世界以外，扩大了人们的思考范围，为人类的认识打开了新的边疆，提升了思辨水平，丰富了认知事物的方法。我们哲学所已逝的哲学家叶秀山先生说：“那个无，只有人才能体会出来的，动物不可能有无的度，对动物来说，一切皆有。……只有人才有可能看得见（但看不清）那天地、宇宙、世界之无限。……西方近代哲学中的无限是思想到的，而《老子》中的无限则是看到的。‘思（想）’到无限固然需要智慧，而看到无限同样需要智慧；我们甚至可以说，‘思（想）’到那抽象的、概念式的无限，有小智慧就行了，但要看到那具体的无限，则非有大智慧不可。”北京大学哲学系已故的张世英老先生，他评价关于“无”的思想说：“把握‘无’从而真正把握人与存在协调合一之整体，乃是哲学之最高任务，哲学思考之第一要义……存在者的整体，或者说存在，是一般遵循‘公众逻辑’的语言所不能说的，‘存在’会因这种语言的表达而隐匿、而被遮蔽；只有在语言不能表达的地方，在不可说的地方，

通过‘无’的境界，才能使‘存在’敞亮，让我们领悟到‘存在’的真谛。”

与“无”相应的道家“无为”思想也受到西方哲人的关注。宗教哲学家马丁·布伯(Martin Buber, 1878—1965)就高度评价“无为”。他说：“我认为，我们可以以一种活生生的方式从中国接受道家关于‘无为’之教言，即老子的教言。”他继续说：我们开始接触这样的教言，即真正的成功不是干涉，不是发泄力量，而是自守。这是强有力的生存，它不产生历史性的成功，即那种在当前就可以加以追求和记住的成功。而只是产生这样的结果，即初看起来是毫无意义的，并且确实也看不见，然而持续几代人以后，它就以另一种形式不时地变得清晰可见起来。每一次历史性成功都违背了取得成功的人的初衷。历史性成功的本质不是主观愿望的实现，而是通过成功而被掩盖或伪装起来的那个隐蔽的无为。与成功相对的，是当不存在成功的时候所发生的人的改变，是通过无为而无不为这个事实而导致的人的改变。我相信，正是在关于无为而无不为这种生存的强力性的开创性知识中，我们才能与中国的伟大智慧建立起联系。如果我们还要立于世，或我们将很快地立于世的话，我们就要正视老子曾经谈到过的问题。

在现代，中西哲学已经在对“无”的理解和思索中形成了交汇。老子将哲学和宗教上的“不可知”以及科学上的“未知”领域纳入“无”，提出“有”和“无”这对范畴，并把哲思引向“无”这个非实体性的本原存在，是非常深邃而独特的，具有十分重要的哲学价值。有很多常识和经验难以把握的、不可知的领域、科技尚未认识到的世界、我

们不能或还没有经验到的东西，以及许多纯精神和心灵的活动，都可以纳入“无”的范围，这将有助于把人类的智慧追求和心灵提升推向更高的高度，不断去超越思维的极限。由于“无”本身就包含了新的、更大的可能性，展示了无穷的创造元素，“无”就蕴含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度，导向无数可能的、有未来的世界。在形而上学终结之后的当今社会思索形而上学，老子关于“无”的哲思将为我们提供智慧，引领我们去开启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哲学形态，发展出深刻的哲学思想。